

Zhang XiaoFeng

张晓风

散文集

张晓风
著



如果生命是一瓮酒，我们爱的不是那百分之几的酒精成分，而是那若隐若现的芬芳。
如果生命是花，我们爱的不是那娇红艳紫，而是那和风丽日下的深情的舒放。
如果生命是月球，我们爱的不是那些冷硬的岩石，而是在静夜里那正缓缓流下来的温柔的白丝练。
如果生命是玉，我们爱的不是它的估价表，而是那暖暖柔光中所透露的讯息。

在生命高潮的波峰，享受它；在生命低潮的波谷，享受它；
享受生命，使得我感到自己的幸运；享受生命，使得我了解自己的韧度。
两者皆令我喜悦不尽。



北岳文艺出版社

Zhang XiaoFeng

张晓风

散文集

张晓风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晓风散文集/张晓风 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378 - 6822 - 8

I. 张… II. 张…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H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5100 号

张晓风散文集

著 者: 张晓风
出 版: 北岳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利群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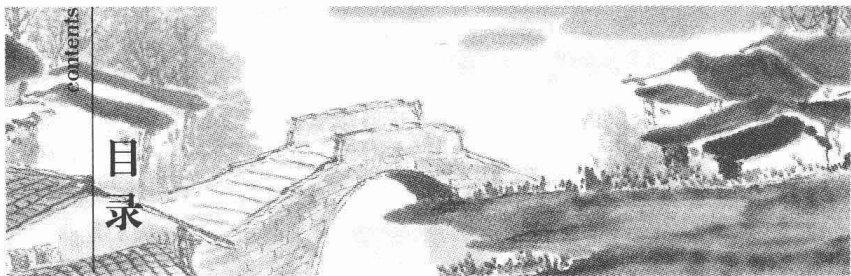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6822 - 8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 传说中的宝石 / 001
- 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 003
- 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 / 005
-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 007
- 春日二则 / 010
- 林中杂想 / 013
- 只因为年轻啊 / 020
- 描容 / 030
- 雨之调 / 036
- 咏物篇 / 041
- 春俎 / 047
- 雨天的书 / 052
- 戈壁行脚 / 058
- 一钵金 / 068
- 愁乡石 / 072
- 衣履篇 / 076
- 再跟我们讲个笑话吧！
——怀念世棠 / 082
- 重读一封前世的信 / 089
- 一碟辣酱 / 096
- 包子 / 098
- 酿酒的理由 / 100
- 初雪 / 104
- 替古人担忧 / 109
- 色识 / 113
- 地泉（一） / 124
- 地泉（二） / 129
- 六桥——苏东坡写得最长
最美的一句诗 / 130
- 错误——中国故事常见的
开端 / 133

目
录

- 遇——遇者，不期而会也
 （《论语义疏》） / 138
- 卓文君和她的一文铜钱 / 143
- 情怀 / 146
- 给我一个解释 / 155
- 我在 / 163
- 我恨我不能如此抱怨 / 168
-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 172
- 一句好话 / 177
- 平视，也有美景 / 182
- 我捡到了一个小孩！ / 186
- 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 / 188
- 走着，走着，在春天 / 193
- 那人在看画 / 195
- 放尔千山万水身 / 197
- 到山中去 / 200
- 地毯的那一端 / 206
- 魔季 / 213
- 林木篇 / 219
- 我有 / 224
- 生活赋 / 228
- 念你们的名字 / 232
- 音乐教室 / 237
-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 242
- 种种有情 / 245
- 母亲的羽衣 / 252
- 许士林的独白 / 257
- 缘豆儿 / 263
- 西湖十景 / 264
- 第一个月盈之夜 / 266
- 星约 / 271



- 玉想 / 280
- 不知道他回去了没有 / 288
- 你我间的心情，哪能那么容易说得清道得明——序长安版的《从你美丽的流域》 / 290
-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
伊辰 / 293
- 东邻的竹和西邻的壁 / 295
- “你的侧影好美！” / 298
- 年年岁岁年年 / 300
- 欲泪的时刻——遥寄刘侠，兼贺她的“大地注”和“生命注” / 305
-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 307
-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 315
- 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 / 319
- 眼神四则 / 323
- 动情二章 / 330
- 初心 / 335
- 花盆的身世 / 339
- 一张纸上，
如果写的是我的文章 / 341
- 我知道你是谁 / 343
- 其实，你跟我都是
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 349
- “你欠我一个故事！” / 351
- 尘缘 / 357
- 秋千上的女子 / 367
- 春水初泮的身体——观云门
《水月》演出 / 374

传说中的宝石

那年初秋，我们在韩国庆州土含山佛国寺观日出。

清晨绝冷，大家一路往更高更冷的地方爬去，爬到一座佛寺，有人出面为那座并不起眼的佛像作一番解释：

“啊哟！你们来的时候不对！如果你们是十二月二十二号那天来，就不得了啦！那菩萨的额头中间嵌着一块宝石哩！到了十二月二十二号那天早晨，太阳的角度刚好照在那块宝石上，就会射出千千万万条光芒，连海上远远的渔船都看得见呢！”

我们没有看到那出名的“石窟庵菩萨”的奇景，只好把对方词不达意的翻译放在心上，一面将信将疑地继续爬山路。那天早晨我们及时到达山顶，兴奋地从云絮深处看那丸蹦跃而出的血红日出。

每想起庆州之行虽会回想那看得到的日出胜景，却未免更神往那未曾看到的万道华彩。其辉灿绚丽处，果如传说中说的那么神奇吗？后来又听人说，那块宝石早就失窃了。果真失窃，那么，看不到奇景的遗憾，就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了。这件事在我心里渐渐变成一件美丽的疑案，我常想，如果宝石尚在，每一年的某月某时某分，太阳就真可以将一块菩萨额头的宝石折射成万道光华吗？我不知道，然而，我却知道——

如果，清晨时分我面对太阳站立，那么，我脸上那平凡安静

的双瞳也会因日出而幻化为光辉流烁的稀世黑晶宝石！不必等什么十二月二十二日，每一天的日出，我的眼睛都可自动对准太阳而射出欢呼和华彩——并且，这一块（不，这两块）永不遭窃。除非，有一天，时间之神自己亲手来将它取回。

我于是憬悟到自身的庄严、灿美，原来尤胜于在深山莲花座上趺坐的石佛。

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她的手轻轻地搭在方向盘上，外面下着小雨。收音机正转到一个不知什么台的台上，溢漫出来的是安静讨好的古典小提琴。

前面是隧道，车如流水，汇集入洞。

“各位亲爱的听众，人生最重要的事其实只有两件，那就是……”

主持人的声音向例都是华丽明亮的居多，何况她正在义无反顾地宣称这项真理。

她其实也愿意听听这项真理，可是，这里是隧道，全长五百公尺，要四十秒钟才走得出来，隧道里面声音断了，收音机只会嗡嗡地响。她忽然烦起来，到底是哪两项呢？要猜，也真累人，是“物质与精神”吗？是“身与心”吗？是“爱情与面包”吗？是“生与死”吗？或“爱与被爱”？隧道不能倒车，否则她真想倒车出去听完那段话再进来。

隧道走完了，声音重新出现，是音乐，她早料到了四十秒太久，按一分钟可说二百字的广播速度来说，播音员已经说了一百五十个字了，一百五十字，什么人生道理不都给她说完了吗？

她努力去听音乐，心里想，也许刚才那段话是这段音乐的引言，如果知道这段音乐，说不定也可以又猜出前面那段话。

音乐居然是《彼得与狼》——这当然不会是答案。

依她的个性，她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她会再听下去，一直听到主持人播报他们电台和节目的名字，然后，打电话去追问漏听的那一段来，主持人想必也很乐意回答。

可是，有必要吗？四十岁的人了，还要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和什么”吗？她伸手关上了收音机，雨大了，她按下雨刷。

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

这是一家小店铺，前面做门市，后面住家。

星期天早晨，老板娘的儿子从后面冲出来，对我大叫一句：

“我告诉你，我的电动玩具比你多！”

我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四面一看，店里只我一人，我才发现，这孩子在我作现代版的“石崇斗富”。

“你的电动玩具都是小的，我的，是大的！”小孩继续叫阵。

老天爷，这小孩大概太急于压垮人，于是饥不择食，居然来单挑我，要跟我比电动玩具的质跟量。我难道看起来全像一个玩电动玩具的小孩吗？我只得苦笑了。

他其实是个满清秀的小孩，看起来也聪明机灵，但他为什么偏偏要找人比电动玩具呢？

“我告诉你，我根本没有电动玩具！”我弯腰跟那小孩说，“一个也没有，大的也没有，小的也没有——你不用跟我比，我根本就没有电动玩具，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喜欢电动玩具。”

小孩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正在这时候，小孩的爸爸在里面叫他：

“回来，不要烦客人。”

（奇怪的是他只关心有没有哪一宗生意被这小鬼吵掉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说这种话的儿子已经很有毛病了。）

我不能忘记那小孩惊奇不解的眼神。大概，这正等于你驰马行过草原有人拦路来问：

“远方的客人啊，请问你家有几千骆驼？几万牛羊？”

你说：

“一只也没有，我没有一只骆驼，一只牛，一只羊，我连一只羊蹄也没有！”

又如雅美人问你：“你近年有没有新船下水？下水礼中你有没有准备够多的芋头？”你却说：

“我没有船，我没有猪，我没有芋头！”

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计财的方法或用骆驼或用芋头，或用田地，或用妻妾，至于黄金、钻石、房屋、车子、古董——都是可以计算的单位。

这样看来，那孩子要求以电动玩具和我比画，大概也不算极荒谬吧！

可是，我是生命，我的存在既不是“架”、“栋”、“头”、“辆”，也不是“亩”、“艘”、“匹”、“克拉”等等单位所可以称量评估的啊！

我是我，不以公斤，不以公分，不以智商，不以学位，不以畅销的“册数”。我，不纳入计量单位。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围坐喝茶的深夜，听到这样的笑话：

有个茶痴，极讲究喝茶，干脆去住在山高泉冽的地方，他常常浩叹世人不懂品茶。如此，二十年过去了。

有一天，大雪，他瀹水泡茶，茶香满室，门外有个樵夫叩门，说：“先生啊！可不可以给我一杯茶喝？”

茶痴大喜，没想到饮茶半世，此日竟碰上闻香而来的知音，立刻奉上素瓯香茗，来人连尽三杯，大呼，好极好极，几乎到了感激涕零的程度。

茶痴问来人：

“你说好极，请说说看，这茶好在哪里？”

樵夫一面喝第四杯，一面手舞足蹈：

“太好了，太好了，我刚才快要冻僵了，这茶真好，滚烫滚烫的，一喝下去，人就暖和了。”

因为说的人表演得活灵活现，一桌子的人全笑了，促狭的人立刻现炒现卖，说：

“我们也快喝吧，这茶好哋！滚烫哩！”

我也笑，不过旋即悲伤。

人方少年时，总有些耽溺于美。喝茶，算是生活美学里的一部分。凡有条件可以在喝茶上讲究的人总舍不得不讲究。及至中

年，才不免恼然发现，世上还有美以外的东西。

大凡人世中的美，如音乐，如书法，如室内设计，如舞蹈，总要求先天的敏锐加上后天的训练。前者是天分，当然足以傲人，后者是学养，也是可以自豪的。因此，凡具有审美眼光之人，多少都不免骄傲孤慢吧？《红楼梦》里的妙玉已是出家人，独于“美字头上”勘不破，光看她用隔年雨水招待贾母刘姥姥喝茶，喝完了，她竟连“官窑脱胎白盖碗”也不要了——因为嫌那些俗人脏。

黛玉平日虽也是个小心自敛的寄居孤女，但一谈到美，立刻扬眉瞬目，眼中无人，不料一旦碰上妙玉，也只好败下阵来，当时妙玉另备好茶在内室相款，黛玉不该问了一句：

“这也是旧年的雨水？”

妙玉冷笑一声：

“你这么个人，竟是个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哪有这样清凉？如何吃得？”

风雅绝人的黛玉竟也有遭人看做俗物的时候，可见俗与不俗有时也有点像才与不才，是个比较上的问题。

笑话里的俗人樵夫也许可笑，——但焉知那“茶痴”碰到“超级茶痴”的时候，会不会也遭人贬为俗物？

为了不遭人看为俗气，一定有人累得半死吧！美学其实严酷冷峻，问不容发。其无情处真不下于苛官厉鬼。

日本的十六世纪有位出身寒微的木下藤吉郎，一度改名羽柴秀吉，后来因为军功成为霸主，赐姓丰臣，便是后世熟知的丰臣秀吉。他位极人臣之余很想立刻风雅起来，于是拜了禅僧千利休

学茶道。一切作业演练都分毫不差，可是千利休却认为他全然不上道。一日，丰臣秀吉穿过千利休的茶庵小门，见墙上插花一枝，赶紧跑到师父面前，巴巴地说了一句看似开悟的话：

“我懂了！”

千利休笑而不答——唉！我怀疑这千利休根本是故布陷阱。见到花而大叫一声“我懂了”的徒弟，自以为因而可以去领“风雅证书”了，却是全然不解风情的。我猜千利休当时的微笑极阴险也极残酷。不久之后，丰臣就借故把千利休杀了，我敢说千利休临刑之际也在偷笑，笑自己有先见之明，早就看出丰臣秀吉不能身列风雅之辈。

丰臣秀吉大概太累了，“风雅”两字令他疲于奔命，原来世上还有些东西比打仗还辛苦。不如把千利休杀了，从此一了百了。

相较之下，还是刘姥姥豁达，喝了妙玉的茶，她竟敢大大方方地说：

“好虽好，就是淡了些。”

众人要笑，由他去笑，人只要自己承认自己蠢俗，神经不知可以少绷断多少根。

那一夜，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我真想走到那则笑话里去，我想站在那茶痴面前，他正为樵夫的一句话气得跺脚，我大声劝他说：“别气了，茶有茶香，茶也有茶温，这人只要你的茶温不要你的茶香，这也没什么呀！深山大雪，有人因你的一盏茶而免于僵冻，你也该满足了。是这人来——虽然是俗人——你才有机会可以得到布施的福气，你也大可以望天谢恩了。”

怀不世之绝技，目高于顶，不肯在凡夫俗子身上浪费一丝一毫美，当然也没什么不对。但肯起身为风雪中行来的人奉一杯热茶，看着对方由僵冷而舒活起来，岂不更为感人——只是，前者的境界是绝美的艺术，后者大约便是近乎宗教的悲悯淑世之情了。

春日二则

美丽的计时单位

唐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冬至后，日晷渐长，
比常日增一线之工

——《唐杂录》

何人却忆穷愁日，日日愁随一线长

——《杜甫至日遣兴诗》

如果要计算白昼，以什么为单位呢？如果我们以“水银柱上升一毫米”来计大气压，以“摄氏四度时一立方公寸”纯水之重为一公斤来计重量，那么，拿什么来数算光耀如银的白昼呢？

唐代宫中的女子曾发明了一个方法，她们用线来数算。冬至以后，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做女红的女子便每日多加一根线。

想花腾日暄之际，多少素手对着永昼而怔怔，每扎下一针脚，都是五亿量劫中的一个刹那啊！每悠然一引线，岂不也是生生世世情长意牵中的一段完成吗？长安城里的丽人绣罢腊梅绣牡丹，直绣到一一风荷举。山乡水廓的妇人或工于织缣或工于织素，直织到经冬复历春。中国的女子把一缕缕柔长的丝线来作为量度白昼的单位，多美丽的计时单位啊！

中国的男人也有类似的痴心，歌谣里男子急急地唱道：

“拴住太阳好干活啊！”

唱歌的人想必是看着未插完的秧田或割不完的大麦而急得不讲理起来的吧？疯狂的庄稼汉竟是蛮不知累的，累倒的反是太阳，它竟想先收工了。拴住它啊！别让那偷懒的小坏蛋跑了，但是拴太阳要拿什么来拴呢？总不是闺阁中的绣线吧。想来该是牵牛的粗绳了。

想迟迟春日，或陌上或栏畔，多少中国女子的手用一根根日渐加多的线系住明亮的昼光，多少男子的手用长绳甩套西天的沉红，套住系住以后干什么，也没有干什么，纯朴的人并无意再耽溺一番“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自怜自惜，他们只是简单地想再多做一点工作，再留下一点点痕迹。

至于我呢？我是一个喜欢单位的女子——没有单位，‘数学就不存在了，我愿以脚为单位去丈量茫茫大地（《说文》：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改二百四十步为亩），我愿以手为单位去计度咫尺天涯（《说文》：咫八寸，尺十寸，咫指中等身高妇人之手长），我也愿以一截一截的丝线去数算明亮的春昼，原来数学上的单位也可以是这样美丽的。

留憾的是不知愁山以何物计其净重，恨海以何器量其容积，江南垂柳绿的程度如何刻表？洛阳牡丹浓红的数据如何书明？欲望有其标高吗？绝情有其硬度吗？酒可以计其酒精比，但愁醉呢？灼伤在皮肤医学上可以分度，但悲烈呢？地震有级，而一颗心所受的摧折呢？唉！数学毕竟有所不及啊！

何谓春天？

那故事是真的，爸爸说给我听的。

那时候，中日战争已经打起来了，政府迁到汉口，是一九三八年左右吧？蒋先生在南岳衡山召开一个大会，讨论许多事情，